春秋歸義

春秋歸義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孔子傷道之不行天下之不復治故以其志託諸春秋以達王事正名分差功罪存勸戒明治亂得失之故以定百世之是非其義深切著明猶日月之懸象也日月有陰霾則其光有

而聃春秋有䟽釋則其義有時而隱語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自古慨焉盍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顯於世者惟公羊穀梁左氏三家左氏博綜羣籍反覆揚厲述古則委曲如存徵近則委可見文典事核本末宜備百世之下得

據事以窺其心其功不可誣也然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渾然難證矣若穀梁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往往鈎深但以守文堅滯橫難不通比附條例亦復牽合乃其弊也故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備先儒不求兼通

各尊師說交相詆訾至胡氏事按左氏義
採公穀裒諸家而集其成補其闕豈不昭
明大義得正經之義哉然而過爲附會義
理穿鑿是以見訾紫陽亦非不刊之書矣
嗟乎先儒傳經而經學晦士人治經而經
學絶譬諸陰霾之蔽日月晦蝕非待其人

而後行待其人而後明乎獲嘉賀景瞻先生潛心理學垂二十載著歸義數十萬言破條例之乖謬通舊說之羣疑其言曰春秋與國史不同國史主記載春秋主尊周其要在存大經明大法歸於尊王之義而已矣是故舉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一準

此義為斷夫唯義顯而功罪分功罪分而是非定是非定而邪說息此聖人撥亂之功所繫與禹周公並稱也故首辯夏時冠周月之跡謬次正剏例說經之乖舛若聖人竊南面之權進退天子諸侯大夫以天子之權予魯與夫素王素臣以天自處之

說悉矯其非而辯其惑猶如氛翳潛消日月復光於是含左趨胡虔越公穀非直鼓吹羽翼而已書既成會遭國變先生闔門殉之原本幾失越數年其侄行素搜其遺藁付范公正公商所以不死公者余曰以賜以謚以祀國之權也以文章著述都人

士之才[illegible]石飾畧其書務出
先生之生面以要其肯歸凡十二卷約三
十萬餘言授梓行世余因是而有感焉春
秋歸義先生之文也從容死義先生之行
也能行春秋之行何以文爲胡文定當世
所宗當南宋時發憤著書詞過激揚然當

時時相賢之謂其人材比於荀文若卽其
論義已讓先生多矣余舉義殲賊道經獲
嘉奉先生祀之鄉祠與諸生羅拜亦曰殺
賊有成以見先生於地下今乃刻其書以
期所以久先生者撫今追昔不禁泫然而
泣血也遂書之簡端以明先生之大義暨

范公正表章之功范文白節訂之力云

順治戊戌仲春之吉河朔張縉彥書

春秋歸義序

九江黃楚望之言曰有魯史之春秋則伯禽至于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于哀公十四年是已是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爲左氏之學者魯史遺法大畧可見而惜其不

知經爲公穀啖趙之學者猶得屬辭遺意
而惜其不知史夫曾公分物典策必有故
事修辭必有成法自夏時冠周月之說起
而黜周王魯素王素臣之說謬亂而不可
止趙汸有云四時始春終冬所以成歲三
代雖正朔不同而正月之必爲歲首歲首

之必爲孟春其序皆一定而不可易今旣
曰周月則建子之月矣謂建子之月爲春
何夏時之云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
文則史孔子非史官亦非見大人也請修
國史而時君時相不以爲嫌者其事與文
皆史官之舊雖有筆削而無增加也文定

公傳功令所尊制舉家人自爲書穿穴支
離傳會膠固若法吏深文巧詆其病皆以
爲孔子之書而不知三代正史之遺法也
獲嘉賀景瞻先生著春秋歸義三十二卷
總序雜說一卷便考十卷首駁畋時冠周
月之失博辨拘例說經者之非至于君臣

父子生死患難之際未嘗不慷慨唏噓裂眥奮爽聲淚並發者甲申之變以家居故兵備衣冠北嚮投繯自靖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至感動妻妾四五人闔門自縊知平時講求大義生死存亡之故兒女子皆能明之相與奮身殉難九死不廻嗚呼公

臨死晝几上語讀書貴有實用今果然耶讀史至前後出師二表知諸葛丞相之忠闖天門掉臂一詩知丁謂之不忠言爲心聲判若蓍素歸義數十卷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是書凡一再剞劂初則華亭陳徵君序行之繼則丹陽湯平子校刻先生復

手自改定予家藏其副今年備兵武林與
方伯張大隱先生謀所以不朽是書者家
文白讀而愛慕其人病其序事過長爲撮
其指要存十二卷中間有筆有削以寓撥
亂之權有筆無削以存策書之體或變文
特筆而經世之義明或議而不辨辭從主

人而國史之法正屬辭比事而不亂斯深于春秋者矣或疑景瞻尊文定而平反過多支白愛慕景瞻而刪存無幾是何異愛身者悋彈痤之痛長髮者愛棄髮之費是不知權者也

順治戊戌中春覃懷范印心書于明彌堂

春秋歸義自序

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是周之天子所以為禮樂征伐也而聖人得之以憲章文武春秋識文未墜之統而收拾夫禮樂征伐既潰之防夫是以謂之天子之事也昔夫子嘗有言矣曰苟有用我期月而可吾其為東周乎迨周公之夢既衰轍實之迹已窮始以其所以為東周者一寄之於春秋乃戚視其事則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弑殺奔

逃而已之數者之外無紀焉蓋聖人恭會在天地古今之遠而諳凜在幾微毫芒之際故有變世也者而又有世變夫變禹湯文武之世者是暴君之所以歷天下世變則禮樂刑政如故也有日移月化者焉漸中國而夷狄漸衣冠而豺狼相胥以沉溺焉如江河東注而莫之能止者風會之漓也故夫帝王沒則治功薄矣波靡甚則人心蠱矣雖以洪水猛獸之害之烈方之殆未爲甚而聖人之治法亦於是乎有緩急先後之不同所以然者禍亂相尋之故生於君臣父

子間君臣父子之間不澄其源雖日取亂臣賊子鋤戮之而流俗之敝壞猶不止也惟聖人獨觀其大憂深而思遠故不得已而托之於屬辭比事之教以黜行其撥亂反正之機有先於諸賢之兵農禮樂者矣游夏曾不能窺其意之所裁而末由贊一詞者不逹聖人所以動變之理也今試取春秋之世論之文武肇造區夏數傳之後王業遂衰陵夷至於平王之世僅餘空名是何祖宗積累之艱子孫喪失之易也子孫之賢不肖是堯舜所不能必之於朱均周亦無怪

常當時之諸侯大夫士庶無一人不食文武之賜乃其侮弱其子孫積漸之久以享覬覦壞爲常事以亂賊相安爲固然孟獻子魯卿之賢也劾忠于宣孫叔敖海濵之良也竭力于楚斯況其下此者乎所謂賢人君子亦移于習俗漸靡使然也春秋文武之法也裁其事以寓文武之法修其法以明文武之道以其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弑殺奔逃者以綱紀天下之君公卿大夫士以治天下之君臣父子君臣父子之道得而人心斯正人心正而天子始尊天子

尊而君公卿大夫士乃各得其所然後四代可兼九經可舉斯民始可得而理也故曰春秋聖人之所以治亂世也以心法爲刑書也不然亂臣賊子豈刀鋸可以懾服詔令可以告戒況洙泗之私史又非有誅賞行乎其間乃經成而知懼者何邪吾以此知春秋之聖功神化不專在片言隻字之末者故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衮一字之貶辱於斧鉞一字之義未明而執之大嚴求之大深遂使義例曲生某字某例某例某用是爲書法遷就牽合引正辯難聖經爲之猥碎

則盍以斷爛朝服棄之無惑也、故經之儆也、是創例說經者之罪也、及其例之不可槩施、則又爲正例變例之說曰正例非聖人不能修、變例非聖人不能裁、極而至於正變之所不能通、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詞、以聖人經世之深心、必欲引繩於諸家之例解、使例而可以盡春秋也、例至今在也、做例據經、人人可爲、春秋薦世矣、夫史臣之法莫嚴於董狐南史氏、其所以書趙盾崔杼弒其君者、何嘗有一字減於春秋、曾不能懼二賊臣於覩面、春秋所以書趙盾崔杼弒其

君者亦何嘗有一字加於二史顧以隔世之追書乃能令二賊臣骨寒於既朽邪故第以例而已矣孔氏之春秋亦猶之董狐南史氏之書也然在孔子則何遂爲經在二氏則何直爲史以此二事推之則聖人所以正人心以正萬世者不在修詞之末亦明矣吾故云春秋原無例、而後人專以例論春秋、失春秋之遠也、是欲贊游夏之所不能贊、而大賢昕夕之聆承、不如鄙儒猜度之附會也、然則例可盡廢乎、曰有之、例者國史命名之常、紀事之體、聖人因史之舊文神

而明之、以寓化裁、譬如寒暑代謝風雨晦明天地之例也謂天地有心以行於其間則天地臨聖人之經亦有寒暑風雨晦明而謂聖人有心以行於其間則聖人臨故無意無必從心是矩原不用是爲準則豈有預立一切之科條、以爲吾之袞鉞者邪、故春秋有裁斷而無比附、有是非而無命討、有功罪而無賞罰、有時書爵書字而不必皆無罪。有時書名書人而不必皆有罪。臨之以天子之尊質之以文武之法事如其事而止人如其人而止事如其事人如其人而義

行於其間矣義顯而功罪分功罪分而是非定辭達
而已何者是例何者是書法凡言例言書法皆於語
言文字中論春秋耳拘泥太甚尊奉支離則於是乎
有進退諸侯大夫之說於是乎有竊二百四十二年
南面之權之說於是乎有素王素臣之說於是乎有
以天自處之說擺聖人於壞法亂紀而莫敢矯其非
嘵乎天子之刑賞可要強侯之生殺可擅權臣之威
命可移士庶之耳目可欺惟聖人之是非不可假故
亂臣賊子所不屑得之於天子與夫君卿大夫士庶

者而獨不能乞之於泗水匹夫之筆此春秋之所重也俯伏而讀之甚疑夫傳之所說不類經意而例更甚斷以爲聖人之所以爲經決不在此又無所師承得以質其所疑乃取公穀左氏胡傳參會之因酌以己意名之曰春秋歸義以天子諸侯大夫夷狄爲之經以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弑殺奔逃爲之緯其要在存大經明大法使天子不遂泯沒於上諸侯大夫夷狄不遂漫然無所統紀於下功罪昭然命討具在苟東周可爲第舉此措之耳不專爲一人之

善惡亦不專爲一事之得失二百四十二年之內直一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直一義茍不關於天子諸侯大夫與夫君臣父子夫婦中國夷狄亂臣賊子雖重弗及故識聖人之意然後可以讀春秋載觀諸家之傳煩碎未可更僕數其甚者如舍尊王不論而爲無王去王弗若天去天之說舍生殺大政不論而爲國人殺之之說舍華夷大分際不論而爲有詞書爵不爲楚罪之說舍諸侯覲楚大典禮不論而爲錄內行之說舍諸侯聘問大節目不論而爲用兵有制之

說今國家大營建大典滅不論而煬宮誅謚東國貶名更豎出於人理之外此皆例中所生之枝節與作經之意無干春秋中賢人姓名不見於經者何限而諸侯失職者亦未能人人盡誅之即先王典籍亦未嘗一一盡收之今之所謂歸義者歸於尊王之義而已亦安知夫不有一言一義可以補前人之所未備谿傳例之同疑邪始於萬歷戊午成於崇禎甲戌云

崇禎十有五年歲在癸未孟夏之吉賀仲軾自序

殉義賀公傳

燕南孫奇逢撰

故明崇禎甲申二月二十二日逆闖至獲嘉原任武德道兵備賀仲軾同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死之公名仲軾字景瞻衛輝之獲嘉人前代多隱德四世祖雄以典膳起家雄生春恩貢贈奉直大夫春生國淸封工部營繕司郎中國淸生盛瑞以進士歷官參議字鳳山爲營部郎以淸直著是爲公父公少而近癡嗜讀書無他好嘗重九日鳳山先生令家僮擕壺榼導公出遊公一無所顧及歸鳳山先生問故

日偶指一題遂忘登高耳公夙有疾宜遠色茹淡鳳山先生深憂之公三年宿外舍絶暈酒疾得瘳十八歲里選癸卯二十四歲舉于鄉庚戌三十一歲成進士甫釋褐具疏批鱗忠直之氣中外欽仰筮仕陜西西安府醴泉令邑故刁悍里胥作奸公力清諸弊分校闈中稱得士未及秩滿以外艱歸讀禮嚴肅戶外事一無所問服闋補松江之青浦縣青冠紳之藪也胥牘無虛日公誓不以法假人徵比錢糧不煩鞭箠訟牒即令本訟人刻日追呼監司臺使者至不浚民

膏血以餙厨傳供帳文學孝秀季有試月有會漕粟
官民屯恐貯于倉粟𥟖雜責在民耗抑勒責在軍軍
與民兩得其平假修樓櫓葺橋梁爲海忠介瑞新祠
宇禮徹陳山人繼儒庚申陞刑曹主事具疏訟父鳳
山先生之寃先是鳳山先生爲繕郎經營乾淸坤寧
兩宮力塞漏巵杜絕請託不二年以銀六十八萬撥
役實省在庫九十三萬其嗣任繳奏前費以一百二
十萬皆取美秩去而鳳山先生竟爲異已者中以考
功法公據實奏辯得旨下部雖爲忌者所抑然公論

已明癸亥遷本部廣東司員外陞本部福建司郎
中戶部太倉老庫失銀主者直參前任湯道衡奉旨
逮訊公以茫無確證具疏駁之道衡得釋是年冬公
遷鎮江守治郡事一如治清浦而更加悉巡漕御史
駐鎮運船不敷漕使者欲分派諸運船幷借口船重
恐有沉溺公曰該弁恐妨私貨耳運糧美差也但下
令有敢任洒派餘米即行更易領運漕使如其言無
復有作梗者先是黔中用兵募鎮江有能運糧至黔
疇以衛印指揮戴天錫能任該役而衛弁懸印不讓

出令者盟不問公曰如此何以信後立主前議後鐵
刺者多方負緣屢借上官爲與援公具文力爭曰天
下事遇難苦則能者職其勞遇安逸則狡者享其利
才知之士所以吞聲而天下事卒至不可收拾此守
直爲一截弁地耶上官竟不能奪丹陽姜志禮以忤
魏黨罷歸一日部劄下郡爲趙冢宰南星招招中并
無姜應勘問而尾後書姜志禮三字院檄下道行府
提勘公曰姜係四品京堂不奉旨誰敢擅提具文回
道道嚴駁公曰固知不行提必得罪然以此獲罪所

不敢辭若今日奉時局異日者以擢提四品京堂畀余余將何辭擇禰莫若正守之不移丁卯陞陜西西寧道兵備因爲瑞私人所唧劾奏草場變價有負厰臣急公之意鐫級不果行辛未家居作春秋歸義務求合宣聖筆削之意至請撰論翻駁古今成案獨伸胸臆之所欲言癸酉三月寇薄城公正宿學宮思爲自靖之地忽報遷武德兵備公乃間關赴任武德所屬二十城交際一絲不受道有三營兵馬公痛懲積獘厲精振刷嚴汰汰利械器信賞罰清占役積其銀

爲買馬置火器後敵薄城所賴以制禦者即公所備也御史袁化中同楊左諸公死逆璫者也久未葬公捐俸葬之任闕旋里行李蕭然辛巳蝗旱瘟疫大行公施穀一百石兼施棺木君繼母李太恭人艱閉門著書有栢園初草冬官紀事併春秋歸義八卦等集共八十四卷甲申二月寇氛橫逼所在納欵公撫心太息或著或指不時畫几案上曰人臣大節難虧讀書貴有實用二十二日僞官到縣公欲詈賊死任行素謂公曰倘父無官守可不死不如詣闕直陳死君

父前攜家抵石駝莊公曰恐路梗不能達死小盜手無益吾家衣冠七世科第三世吾復以秩得嗣四世繼承不可無人以親以次當在汝子素將次子振能嗣斂猷恭公孫也復歸至合河僞官要公入城公大怒曰賊敢見我乎吾必詈之擊之謂弟侄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再無中立一生功力覩此一日吾今得死所復到巨栢莊祖居具衣冠北向拜闕繼登塋辭祖考題齋壁曰土崩瓦解到處成風亘古及今未聞此事余無官守暫避出城乃寇盜遍地

去無所之不得已復歸就死本土人知余蒙面復歸
誰知歸仍是去當此之時稍一委曲改頭換面儘可
偷生而愛余者千萬開諭心雖感之卒皆謝拒自以
人臣大節難虧讀書貴有實用幼承父訓忠孝傳家
吾家自先典膳公以來世受國恩今一百七十餘年
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以見吾祖
考況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乎妻恭人
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余不忍手亦有願從死者共
彰大義隨吾同塋不願者吾亦不強也崇禎十七年

二月二十二日孤臣賀仲軾書書畢卽登樓取酒與弟任輩談笑自若復手書令日方知賀景瞻促弟任下樓扃其戶縊于東間梁上北向對君也妻恭人王氏西向從夫也妾三人俱縊于西間梁上以次東向侍主也是日天忽晝晦烈風折木伐屋人以爲忠憤之氣所感云歷三晝夜顏色如生僞官亦驚嘆羅拜年六十五歲一子斂猷以廩生入太學先公卒嗣孫振能以弱冠補諸生公兩爲令由部而郡歷任旣久嘗就義時僞官籍其家俸金不足三百兩生平淸直

孤憤不輕許可人余來蘇門聞公殉義事甚詳思設
蕭九之薦一日其猶子孝廉行素以狀來委作傳嗟
乎傳公者余之志也因為傳之如此

春秋歸義摘要目錄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一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評　　蘇門龔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　　東海范　驤飭

隱公 名息姑惠公子在位十一年

春秋托始於隱胡傳謂平王以天子之尊下賜諸侯之妾也陸燦曰平王之初以犬戎戕天王是宇宙所無之變亦不足托始邪而必於賜仲子也不然平王嘗戍申矣忿怨之不恤而仇讐焉是保於

眀諸侯之妾何有哉春秋舍其大而識其細何居葛藟揚之水二詩之作其歲月先後于今未有考焉以爲出于在位日久之後也亦有據乎引歐陽子之言以爲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不能明也故據其所得修之而止耳義在春秋不在起止也此駁胡傳極正然引歐陽子之言亦非確論也旣謂魯史則自周公魯公以迄於隱當無不具載謂隱之前遂遠而不能明亦不然矣然則春秋何以始於隱也爲平王也何以爲平

王也周之衰也夷王下堂然堂下有諸侯也厲王
流彘然天下有父子也自申侯以舅家庇太子合
犬戎弑幽王而三綱亡文武成康肇造之業至平
王而淪滅無餘然則平王葢亡周之君而滅周之
始也故曰爲平王也爲平王而何以始於隱也春
秋魯史也借魯史以修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而隱
桓繼立之初實我魯亂常之始故自隱正之也君
臣之義著而父子之道明平王在其中矣葢平王
與隱適際於一時周公其衰夫子所以深慼於此

時也

元年

公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是也然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則無謂而多事此王只是周平王耳或謂平王不足以冠經不知此時有宣王春秋不作矣何休謂諸侯不得稱元年隱公諸侯而得稱元年春秋托始於魯以隱公為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所謂本無事而好多事聖人修君臣之義以魯公之年紀事耳而鄭

儒爲黜周王魯之說以亂之眞亂臣賊子之言

春王正月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凡諸侯大夫夷狄之橫恣自東遷以來習而安焉不自知其爲王之罪人也春秋特書曰春王正月則凡在照臨之下者君臣之義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俟誅僭討逆而君公臣庶無不神悚額泚而眞性之不可昧也自行夏時之言一出鄙儒不識大義又從而附會其說以爲得聖人之微意夫周果不改時夫子何須曰行

夏之時言行夏之時是不取周之時也則周之改
時可知必有周月然後有周時周既不行夏之時
則改月可知周既改月改時則春即周之春正即
周之子夫子又何緣得以夏時冠周月僖公五年
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子月
也左氏并無春秋改月改春之文又昭公十七年
經書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太史謂當夏
四月是謂孟夏更爲確證又昭公二十年左傳春
王二月己丑日南至經傳所載可俱置之不信乎

且所謂王正月者謂王之正月也甲戌己丑夫子兩存之而不敢臆決於陳侯傳疑也苟非王之正月夫子敢作一正月以紀王之年乎不敢以月誣天下又敢以孔氏之春加於王之上乎夫子嘗曰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是何聖人諄諄示人之顯而人求聖人之深也

隱非繼故有元年無即位此是無君之微辭也其在左傳曰攝也又曰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據此則隱巳立桓爲太子而身帥國人奉之

矣君臣之義間不容髮先君既沒逾年無即位之主非有國故開二君之釁啓奸人之心且諸侯之位授之天子傳之先君隱當立則不必攝不當立則不可攝既已居君之位又不行即位之禮自以不取大位爲美德不知讓國之事小亂制之罪大所謂非義之義反陷於大戮此後諸侯之國或繼或篡得則爲之不復稟命於天子天子不問方伯不討習以爲常亂臣賊子爭奪弒殺於是乎始非小故也故春秋托始於隱以誅禍亂之源正君臣

之義甚正魯以正天下非偶然已也穀梁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隱公之定案也古諸侯無二嫡隱公繼室之子桓公仲子之子隱不宜讓而讓反取干位之罪是亦不可以已乎然隱立桓而攝之後世不以隱爲篡桓爲隱立而取之終身不能辭弒何也魯侯之位隱所應有非有天子與先君之命隱不得予諸桓桓亦不得取諸隱私相授受皆誅也故春秋存隱之位於假攝之時而正桓之篡於奉立之後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魯地林云此私盟之始

先君告終嗣子繼立當先見於王而受命焉隱未聞有事於王而首與邾人盟無論其攝與非攝而行事之初即不知有天子何可訓也春秋以爲睦鄰之事小而無君之罪大故特於元年三月顯著其事正謂元年三月非公盟儀父之時也儀父稱字左傳未王命是也稱名則疑於賤稱人則疑於臣故稱字以敵公也然則儀父無罪乎曰惡得無罪第小國從大國以修常禮未滅焉可也

盟誓雖非君子所貴然古有之諸侯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則有會同有會同則有盟誓周德既衰諸侯渙散講信修睦以爲禮其亦可矣胡傳削譏私盟亦過盟不始於隱而諸侯繼好息民時或用之亦何病在隱則非所宜爾非惡盟也

夏五月鄭伯莊克段于鄢鄭地

段之罪重於莊然春秋獨歸獄于莊者段雖罷一諸侯之貴介弟耳安得有土地甲兵使之有土地甲兵者莊也是莊自作一可克之段然後遂以力

克之故曰鄭伯克段不獨爲段不弟如二君已也骨肉之禍聖人所不忍言必處無可奈何之勢不得已而應之如周公之於管蔡然後可荷一毫有心於其間雖以段之惡莊終不得飾己罪以欺人此聖人權人倫之變誅一莊以示天下後世之君藉曰兄弟之變以陰濟其私者請京不拒貳鄙不問收廩延不問莊之所以示愛弟也將襲鄭然後伐之莊之所以示段罪也故夫死共則段無詞寘母則姜無詞以段與母之事示國人則國人亦無

詞亡之害已除然後假潁考叔之言以返其母人
但見其融融洩洩欲辭首惡之誅其可得邪或謂
封京之時莊未必有殺弟之心是則然矣君子行
必稽其所敝蹈制之封蓋授以爲惡之資而處非
其據末流之弊將何底乎唐太宗創造基業高祖
正帝位而已承之此定勢也立爲太子固辭不居
此何心也因辭不居自然立建成文皇能以藩服
終乎身既失時不亟兄又愚而不讓禁門雖欲不
流血安可得乎故鄭莊不宜與段京而與之有殺

其弟而已矣文皇不宜辭太子位而辭之有殺其兄而已矣

終春秋之篇稱克者惟此克者兩敵相角力勝之詞也然稱兵作亂據邑叛君孰有過於宋辰者辰何以不言克宋公之力不足以討辰鄭莊之力足以制段故也

秋七月天王平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云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豫凶事非禮也

天子所以制天下無他焉禮而已矣天子不自失

其禮則天下莫敢不親天子不以禮假人則天下莫敢不敬諸侯褻宜歸賵而遲之則傷諸侯之心諸侯之寵妾不宜賵而賵之則亂嫡庶之分一事兩失無以示天下而天子輕矣魯隱讓桓攝位大亂先王之制未有以正其罪而定其位况魯未聞有請命之使周先爲隆禮之施何以懲諸侯之不恪者春秋書此殆深有致恨於天王者乎稱天王稱使稱宰稱名輕事而重書之見天王所儼然而加禮焉者諸侯之妾也醜之也公羊以宰爲士胡

傳以宰為六卿之長汪氏從胡說以宰周公為証
然成風事同而字榮叔爵召伯何獨與名咺異豈
以非宰則可奉非禮之使而伯爵無妨為塟妾之
官乎春秋之義以制命予王王制命失宜六卿與
有罪焉何獨責宰臣有尊卑事君之義一也則妾
即為失職無所辭罪何得恕榮叔召伯而獨罪宰
誠如斯言是禮義廉耻不下於士大夫豈通論乎
此事但論王與咺之失禮其為冢宰非冢宰不深
論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春秋盟會無不書其人者而時有所不書皆不足之詞也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以其事言之是解忿息民利國家之事乃經止書及宋人盟而不書何人蒞盟何也胡傳謂私相盟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其傾危之習魯既及儀父宋人盟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是胡傳之所誅者止謂魯人不能執信叛盟耳如使魯人守是盟

也而永固邾宋之好則不但無惡且借之爲美談矣若然則會與邾宋同貿其書宿與書蔑同詞可矣而諱公不書何爲也是各有其說經因文顯義未可强比而一之也攷之傳曰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葬故有闕是以改葬伐喪古今所諱晉人謂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是以有殽之師楚以蠻夷猶聞喪止伐而修禮于陳乃宋以婚姻之國不恤會喪而師旅相加至使吾先君之葬不能如禮所當俟喪畢請于天子告之

諸侯聲大義而往問之者乃反先求成焉其謂吾君父何書曰及宋人盟厭之也聖人以是爲可已而不已也此直著盟宋之失非論所盟之事是非故亦不日

穀梁謂卑者之盟不日然剸陵皐鼬皆公與諸侯盟而不日且桓盟不日何獨卑者剸陵昭二十六年皐鼬定三年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林云此私交之始

天子甚尊天子之內大夫亦尊惟其尊也故不肯

輕假於外諸侯外諸侯無敢生玩而無不恪共王命王命不行內大夫市外諸侯爲重外重則內輕內輕則王替故末流之弊有王卿爭訟而聽曲直於外諸侯者積漸之極而諸侯之陪臣敢驕天子矣故祭伯來是蟻穴之潰也而千丈之堤裂于此矣春秋謹微故書之所以志陵替之漸也

祭伯來私交也左傳非王命是也胡從左傳穀梁曰來者來朝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會諸侯不正其外朝故弗與朝也意亦未悖

公子益師卒

公羊註云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春秋重君臣之義故內大夫卒必書有日有不日因而寓義焉左氏以公不與小歛故不日是也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劉虵林云此外交之始會戎於潛春秋之始會黃池春秋之終

天下有大勢天子諸侯大夫夷狄是也天子秉獨制之權諸侯居方岳之重而夷狄威懷焉此天子所以大一統而天下大治也魯以皇皇望國不能

鬯天子之威靈以懾服戎狄乃出都而會戎譏于乘之尊捐王制之重潰內外之防啟猾夏之漸書曰公會戎於潛譏之也何休謂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非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苟且一時而不顧其後會之不已必且畏之畏之不已必且朝之故楚人橫行中國主會盟而朝列辟非一朝一夕之故後世金繒媚虜自虛以强敵皆苟且之爲政也天下事必有其始祭伯來是外重之始公會戎是夷狄重之始

夏五月莒人入向（林云此入國之始）

穀梁曰入者內不受也劉氏曰有入人之國而可以安受者乎

無駭帥師入極（魯附庸小國）

經以王法正諸侯而不以天子之權假人故特書莒人入向者蓋裁之以敵國不相征之義而存天子之威靈莒向之是非有所不足論也入極亦然

無駭帥師胡傳取林註以為大夫專兵之端非也凡國家用師君不親行則將兵者非大夫而誰受

命而往以爲專兵可乎

天下事愼之於始莒魯非强諸侯而敢入人之國征伐自諸侯出何可長也或曰莒魯之前無擅相侵伐者乎曰固也春秋欲王治前此之爲莒魯者而不可得也故特託始於莒魯焉爾此罪在於入又何暇論傷害之多少而爲日月之斷乎甚矣何休之妄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地沐云此盟戎之始

左傳曰復修戎好也夫會戎已非又繼之以盟損

諸侯之體狗犬羊之欲不亦甚乎中國不能修禮以示遠人進一戎而天下之爲戎者駸駸乎有戎心矣是故荆吳之勢成其所從來者漸矣書月書日所以重諸侯之體惜隱也葢會不已則必至於盟亦勢也隱至此得無有悔心乎吾以其辭盟於潛知之也是以君子慎始不以禮假人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公穀俱稱紀履綸胡傳從之今從左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冕而親迎禮也然諸侯守宗廟之重逆于竟內其

亦可矣是故文定厥祥親迎於渭亦不造人之國都也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於名順伯姬歸於紀成其爲紀夫人於禮安男女人道之始故春秋正其名以譏之胡傳責紀不親迎假如齊秦爲婚而責其親迎此勢之必不行者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莒邑林云此外特相盟之始

左傳魯故也如左氏言則解怨而結鄰好君子亦何惡焉公羊以紀子伯爲無聞穀梁云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經原作紀子帛杜以爲裂繻字然亦

無據胡傳以爲闕疑可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一子氏公羊以爲隱之母穀梁以爲隱之妻杜註以爲桓之母闕之可矣然左氏旣以君氏爲隱母則公羊以此爲隱母非也姑稱君氏則婦無稱夫人之理穀梁以此爲隱妻非也妾母稱夫人必在子爲君之後則杜以此爲桓母亦非也事不可考眞不可知其爲誰也

鄭人伐衛

征伐天子之權諸侯奉王命行之雖有土地甲兵未賜弓矢不得專也鄭人伐衛漸不可長矣左傳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如此則曲在衛而鄭之伐爲有詞然春秋不與也春秋大居正以爲苟無王則罪不赦而私曲直不論焉故置衛之無詞者不書而書鄭之有詞者有詞者猶不得借口則無詞者可知矣林註謂此諸侯專征伐之始非也入向入極非征伐乎伐鄭取廩延非征伐乎謂

此春秋書伐之始則可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詎曰陽事不修適見於天則日爲之食日食君省闕之大者春秋祟天子故書穀梁曰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其不言食之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然經文明謂有食之所謂有者是何物也胡傳既以行有常度每食必書示治歷明時之法又以爲陽微陰盛之證杜以爲日月交會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最得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崩桓王立

天王崩天下一王而已以著四海同哀之意所以大一統而臨諸侯也不言葬公羊以爲時非也凡諸侯無不書葬豈皆譏不時乎杜謂會不會是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氏以爲隱公之母聲子而公羊穀梁以爲周大夫尹氏胡傳不信左氏而信公穀文致尹氏之罪遂因立子朝之尹氏并罪平王之尹氏父子祖孫罪不相及上下二百餘年合而冗之不亦甚乎且必以爲尹氏也歷十二公周之大夫惟王子虎劉

參譏卒而餘未之見也卽尹氏世執周權亦不數見何爲獨見於此且必以此爲詩中家父所刺南山之尹氏然在家父作詩斥稱尹氏則可入於史則諸侯無不稱名尹氏卽尊亦內諸侯耳乃不爵不名而以氏卒經文無此體也卽謂譏世卿然周之世卿如召氏毛氏甘氏作惡非一人何爲獨罪尹氏尹氏以世卿信𢘆亂劉單不以世卿立敬王乎何所見之偏也且王子虎劉卷皆以有功始書卒若尹氏以專權亦得書卒何所取義豈以卒志

尹氏之惡乎此其爲君氏如左氏言無疑君氏者所以甚隱也隱攝位而言君氏見隱可君而母之禮可隆也隱如不應立則氏卒亦不足書矣獨惜顯親之願人皆有之而隱獨行無謂之讓使聲子獨不得母以子貴隱獨非人情乎薄天性之恩輕宗社之計其曾隱之謂乎

蘇潁濱說君氏最爲明悉其言曰聲子也隱公將不終爲君故不稱夫人不稱子氏而稱君氏何也哀公之母姒氏卒哀未君也隱既君矣不稱子氏

而稱君氏著其君也詩曰母氏聖善又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禮曰汝哉叔氏又曰哭於賜氏皆非姓也猶曰君氏云爾引証極詳不知胡傳何不取

秋武氏子來求賻林云此來求之始

天子有常尊諸侯有常職諸侯不共王喪不能執大義而討之而使人求賻何也穀梁子曰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也吾謂即求之必得亦以褻天子而替諸侯矣不正名分於是非之際而爭有無於財賄之間何所見之小也書曰武氏子來求賻

非卿非大夫非士天子諒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誰秉國成而謀國不臧爲天子累至此凡國家之事皆不識體之小人壞之天王欲正天下當先自王朝之近臣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穆公卒殤公立

冬十有二月齊侯僖鄭伯莊盟于石門齊地林云此特相盟之始

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蘇以志諸侯之散以見春秋之終始齊鄭爲之也

會盟諸侯之常春秋無惡焉顧其事何如耳若以事言之則齊鄭與郕魯不同郕魯比鄰之國嫌釁

易開要結於鬼神以相安猶可言也齊鄭交好有朝聘之舊與在越竟要盟義何取焉且天王崩在此年三月齊鄭之君不聞奔喪會葬乃私相黨結惡得無罪諸侯有私黨王朝無公議矣是法所必問者失此不治而兵禍繼作故于石門之盟特書以懲之胡傳以虞夏殷周施信施敬作會作誓為言何其迂也

癸未葬宋穆公

天子建有萬國五等之爵分土臨民其體甚尊故

書卒書葬所以存諸侯也中有因而寓義者所以昭天子之法守志一國之治亂也穀梁曰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公羊亦然謂與與夷國也此殆不可曉此時宋殤已立公子馮在鄭何危之有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林云此伐國取邑之始

春秋有不義而召伐者有不義而伐人者書之則不勝書不書則無以見諸侯之不臣故取其甚者書之春秋無義戰此之謂也其中亦有以弱小見侵如杞受莒兵紀受齊患者然天子不能問鄰國

不能恤又將誰恃乎故杞喪邑而紀侯强附賊桓終無救於齊禍者是也是以君子貴自强也

穀梁註云取例時此月者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此等例不知孰問之夫子而謂取邑不可書月也又云取易辭也夫兩國角力勝而取之可言易乎公羊云疾始取易也取邑即疾何獨於始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此天地之大變春秋之書正爲此亂臣賊子作也故正名其罪見其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以國氏者

所以正州吁爲衛之亂賊公羊以爲當國未是齊商人何嘗不當國也不稱公子所以絕其屬籍討賊之義也胡傳舍正事不論專歸咎於莊公不亦失乎穀梁曰以國氏嫌也弒而代之也劉氏曰督萬豈可曰弒而代之公子商人豈非弒而代之乎駁之甚正

夏公及宋公（殤）遇于清（衛地林云此特相遇之時）

諸侯有遇禮兩君相見鄰好存焉春秋未以遇爲非也但以清衛邑也三月衛州吁弒其君此亦諸

侯之所同憤宋魯之君不聞有陳師問罪之舉而同履亂賊之地何為者邪書曰公及宋公遇於清以清非兩君所遇之地也胡傳但謂莫適為主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則巳末矣

隱既免喪則當修入覲天子之禮繼有母氏之戚則又不宜有事於諸侯乃盟遇不一而足君親之意蕩然無存春秋所譏又不止所盟所遇之不足覲巳也公穀胡三傳惟辯遇與及之義亦何取焉

宋公殤陳侯桓蔡人衛人伐鄭即東門之役左云衛州吁將修先君之怨

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林云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宋魯遇於清而州吁伐鄭除害之使至矣宋爲樂鬬其言與衛合黨魯人佐鬬如是而可以久長無患仁義禮樂其可不事然從古及今無是理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林云此大夫專將之始

州吁弒逆神人共憤諸侯以方伯之重則當仰天子之刑以與國之好則當倡同仇之義以及身之

慮則當絕亂賊之源奈何不聞有一人起而問州吁之罪者而宋陳蔡且與之連兵而伐與國以至於再翬悍然黨逆而隱不能制焉此春秋所以一書再書痛致恨於四國之君臣也胡傳謂宋殤肆人欲滅天理何其迂也又曰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伐鄭在夏翬帥師復伐在秋兩事再書非言之重詞之複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罪人就執即當請命天子聲其罪而戮之而顧請

涖於衛何也春秋以爲此特衛人殺之耳以是爲無天子也不言石碏殺之者不以石碏擅王章也吾以是重傷石碏之心也其言殺州吁於濮者哀石碏也逆亂之賊天子諸侯莫之問碏以計僅克之所謂危乎幸成者也石碏雖大義滅親畢竟出於萬不得已誰無君父而石厚獨叛君背父以劫忠於賊石碏之歛恨可知也嗚呼弒逆之人法在必誅雖父母不能私其子夫慱陘以社稷臣竟不剖狀第之愛則爲石碏者何易言哉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是爲衛宣公

討賊在九月立晉在十有二月歷時巳久而天子諸侯曾不一過而問焉衛人自討而自君之奈何欲天下有王乎故書曰衛人立晉衛人自立君也擅詞也公羊曰稱人衆立之之詞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州吁天子不討而未嘗不見殺衛晉天子不立而未嘗不爲君此二人者出自天子則爲命德討罪出自衛人則於州吁爲縱賊於衛晉爲竊國而命

討兩失之矣周之所以益見輕者正謂其不以諸侯之事爲吾事也唐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請襲德宗不許或曰不與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鄉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而惟岳亦誅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也惜周之君臣不知此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魯地）

山澤之利取之有時用之有禮王者不自私也棠之魚非有暴征竭澤之厲也君子已病其奪民矣況甚此者乎是以拔葵去織非一織一葵遂足以病民為民父母而有葵織之心焉君子所不忍也此矢魚所以書也胡傳以隱為飾詞縱欲推而至於鍾巫之及則甚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卒稱爵紀事也葬稱公順臣子之情也凡人於其所尊者率稱公胡傳云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

而書卒至于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葬或因前以敗不臣順之諸侯後以誅不忠孝之臣子康侯以臣子不請王命而私謚此論自正以爲侯爵而臣子不應稱公則非也此與義和之薨謚爲文侯不同者彼史臣之體而春秋則夫子之私史也

秋衛師入郕左傳衛之亂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州吁弑逆無誅亂討逆之心因之以爲利而使衛焉其受師也不亦宜乎衛宣師雖有名而嗣立不以王命征伐不以王命無王之人何以臨戎春秋

所誅也不得以𨚍罪藉口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公羊以爲桓公母穀梁以爲惠公母不可知其爲誰此不可以臆決也胡傳必以爲桓之母惠之妾有如穀梁之言而信也非小故也惠公雖有寵愛之私未有立桓之命非有失也攝位讓桓自是隱公多事隱桓之事是非久明此仲子處嫌疑之際胡傳何論之深也

初獻六羽

以仲子比之先公其爲宮也微矣不問羽數於先公之宮而問羽數於仲子之宮此正以仲子之故不敢同於別廟而有疑也其用六佾亦非有殺於仲子亦以六佾爲禮之正特安意於仲子而行之而羣公之廟相沿已久稍有更改則以爲薄於先祖夫是以不忍且不敢耳而不知君子之事親以合禮爲大孝遲回於子孫之所不忍而不體夫祖父之所不安此夫子感仲子之事而特書曰初以爲此天理人情之至仲子無論爲惠母爲桓母然

不稱夫人而稱仲子其爲妾無疑胡傳謂別立宮
以祀之爲非禮是妾不當有廟矣不當有廟則幷
不當用樂雖六羽亦是僭分如此則當言考仲子
之宮用六羽又不當言初初者始用之名胡傳所
謂明前此用八之僭是也本謂六羽爲正故可以
正用八之非今以不當祀之廟而正用八之非是
祖考不可僭八而妾可僭六也以僭正僭巳不可
爲名況以僭妾正祖考乎則何前後之悖也夫妾
旣不得入先君之廟又別無祀享之所子爲君而

使其所生之母無歸能獨安於心乎別為立廟以妥母氏之靈母以子貴聖人決不忍奪人子之情也以書初之一字決之也初之者幸之也幸其復古而用其所宜用也可謂祀之為非禮乎

邾人鄭人伐宋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天子失道諸侯擅侵伐淩尋之極至於附庸之國亦主兵而伐人而諸侯從焉則湯然無紀矣吾於是而感於禮之可以已怨禦侮也宋殤宣公之子

也宋穆不負其兄而以位還之此天理人情之至公子馮安得而懟之鄭人苟能推宋宣穆二君之義而以禮訓馮不但可以釋殤之懟且可以示天下之爲子而國亦安有屢受宋兵之患所謂禮之可以已懟者此也宋人不見小利以陵邾邾當敬事大國安敢尋師而肆其侮邾之師宋人取邾田召之也臧文仲曰君其勿謂邾小蜂蠆有毒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奈何欲以逆施而得之乎所謂禮之能禦侮者此也

是役也宋人使來告命隱公以使人失詞怒而絕宋自是宋魯之怨深而鄭人渝平之使至矣夫宋人伐我喪大怨也使人失詞小故也隱忘其先君之痛而求成忿使人一言之失而絕好此時獨無甥舅之親乎輕重失倫好惡顛倒則宿之盟天下亦誰能說之而但誅其不信則已末矣

螟杜云蟲食苗心也

人君失道則天降之災然不災於君之身而災於民民何辜焉君父母也民子弟也怒其父母而示

意於子弟未有子弟疾痛而父母不動心者愚者
乃以天變爲不足畏也夫民受其災則不樂其生
不樂其生則不安其土不安其土則流離死徙君
何以有其國乎故有災必書所以示君民交重之
勢修救於早勿使至於大壞極弊而已是以善爲
君者重國重國故重民重民故重災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即臧僖伯

初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弗聽僖伯稱疾不從
至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

加一等隱公能知僖伯之忠而加禮焉可謂能悔過矣康侯以爲善善而不能用一譏再譏謂鍾巫之及爲宜何不與人爲善至於此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左傳報入郛之役也林云此書圍之始

德禮不足而干戈有餘忿兵日尋何時已乎季氏私考謂鄭莊奸雄挑邾仇宋而推以爲主邾人不自量力而爲鄭所愚長葛之役宋人報鄭而不報邾則以鄭怨深而邾不足責爾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杜註公爲公子戰于狐壤爲鄭所執逃歸怨鄭去年鄭伐宋公

欲救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

渝變也昔平而渝今又渝而平平成也所以成二國之好成而渝之渝而又成成可信乎故書曰來渝平所以志鄭人挾詐要結以見會盟之不可保實於鄭乎始吾於是而知君子之貴大居正也講信修睦國之所重此先王所以教諸侯守其國家故朝聘宴享賦詩投壺情禮肅雍而非黨也鄭以公子馮之故與宋為難宋於是結陳蔡衛而鄭亦結齊各為黨援互相侵伐今鄭因宋魯之隙遂舍

前之忿以修好於魯樹己之黨孤宋之與豈有講信睦鄰之意乎況天下豈有私而可久者哉胡傳不原立言之意正交鄰之本乃引後事宛來歸枋及伐宋得郜與防爲証而謂以利相結是先事而預罪之豈理也哉公穀皆以爲墮成不可曉不成則已何爲來墮之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僖）盟於艾（齊地左傳始平于齊也林云此齊魯交好之始）

齊魯比鄰之國睦鄰修好爲會盟之禮則書月書

日以重其事亦國君之體宜爾此與蔑之盟異者蔑已誅意此此弟論事也公羊疏必以日為不信至此無可說則曰八年我入邴非獨我也齊亦欲之有爭邑之隙故日按邴之役與齊絕不相及始信獄吏煆煉不必曾參眞殺人也於是朱鄭搆兵東諸侯方結黨則艾之盟齊魯亦未必能修古禮但既無事可指姑存禮可也胡傳謂凡盟皆惡之蓋一偏之詞耳

秋七月

四時無事則書首月所以綱紀四時尊天子之正朔也故春秋與史不同史紀年月紀事實隨人別善惡而已春秋則始終以尊王爲主此義明則知夏時冠周月非春秋之旨矣

冬宋人取長葛

諸侯各有分土宋人暴兵經年拔人之邑揭其事而書之宋罪自在不以天子不能討遂可逃天子之誅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穀皆謂久故書殊無味胡傳乃謂宋殤不善之積以取弑其論隱

公十一年入許之說亦然譬之訊獄之官舍法不
論而專譚福善禍淫之說非爰書之體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初謂叔姬歸紀傳無明文何以知其爲媵及覩紀
伯姬卒家無二嫡叔姬歸在伯姬未卒之前則爲
媵無疑媵非嫡何以書婚姻之道不遺於賤且以
重君女之配也他媵不錄而錄叔姬之媵者叔姬
賢也叔姬以賢而得書於春秋人豈有丈夫女子
嫡庶貴賤之分哉

滕侯卒杜云不書名未同盟

滕雖弱小亦天子之侯也春秋不遺卒滕侯所以存諸侯也不書名不書葬則滕禮不備或曾闕滕禮禮畧於弱小諸侯乃憂矣穀梁以不名爲狄道公羊以不名爲微國皆未是

夏城中邱左傳書不時也非也以建寅之月推之則周之夏乃卯辰巳之月未爲妨農事直是典得已之工耳林云此書城之始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易有是言矣然以險輔德則可不務德而恃險雖時亦譏隱公馳驁於宋鄭陳

衛之間而不修其德區區借民之力以自固故特
書以譏之非謂有國者不宜設險也

齊侯僖使其弟年來聘林云此齊聘之始

聘國之大事執玉帛而成二國之好君與大夫之
所任也弟也才授之以政弟也不才不干國之典
稱弟年不以官舉其不秉齊政可知也私其弟而
使預國之大事何以示諸侯乎故書曰使弟年來
聘以介弟之愛假鄰國爲光寵凌三卿而侵國政
忽鄰好矣書之以罪其私也胡傳爲齊僖私於同

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爲嫡等而襄公紲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稱弟以示貶焉皆預罪之詞

秋公伐邾左傳爲宋討也杜云公叛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林云此伐邾之始

邾魯爲好久矣此吾友邦也非有大故則講信修睦奈何一旦棄之以媚大國前此宋魯既好一旦有就鄭之心故借口於使人之欠詞而背宋以媚鄭及宋鄭既平復悔於背宋而借邾以媚宋盟會

曰褻鄰好曰離魯之爲天下輕自此矣故字儀父所以貴信書伐邾所以懲渝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天下聘之始杜云凡伯周卿士

凡無君之人肆意爲之其心終有所不安故時有所顧望以覘天子之意向而爲之輕重故天子不可以禮假人惟天子待諸侯不至有求好於諸侯之心而先加禮焉則始之以爲榮繼之以爲玩入春秋以來魯不朝聘天子而天子施禮焉歸賵猶曰重臣子之親也親其親而魯不應凡伯之聘胡

爲來也假令天子不以禮假於諸侯諸侯雖强終不敢褻天子則以天子之禮爲榮必有以不得天子之禮爲耻奈何天子妄以禮悅人而卒日替也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衛地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林云此戎患之始

此一人而言伐穀梁謂大天子之命是也天子之卿入侯服之邦不聞有郊迎導送之禮夷狄之人敢肆然執之天子弗問罪衛侯亦引罪是可已孰不可已自是王靈日輕方岳日敝夷狄日横天子

且諱之何哉

八年春宋公殤衛侯宣遇于垂衛地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即垂

伐凡伯在去年之冬遇宋公在此年之春衛侯於本國竟內失天子之命使非小故也不謝罪于王而爲王討戎而與諸侯如尋常行禮若無事然天子奚賴焉如此斯惡之矣

三月鄭伯莊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祊鄭祀泰山之邑

使宛來歸祊見鄭以所有與人也我入祊見前此

非我有也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鄭不得而歸魯不得而入也胡傳以鄭人謂天子不復巡狩而有無君之心誅心之論其後者也若許田之不可棄猶枋田之不可歸至於棄周公之祀以與鄭人則又甚矣已不祀其祖而與人之代祀其祖乎是可忍孰不可忍魯之罪浮於鄭矣公羊謂入謂日皆難也鄭歸魯入何難之有至謂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假令齊不欲逕便以此入爲魯諱乎凡此皆在字例中立論豈春秋立言之義耶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宣公卒桓侯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

諸侯雖尊卒必書名所以統之於王也有名有不名或史失之何休註謂宿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魯隱交接故卒褒之也狂悖之極敢于亂聖經乃存而不削猶以公羊名家也異矣哉胡傳謂周人以諡易名于是乎有諱禮凡赴皆不以名經書其終莫不以名是仲尼筆之也變周制也孟子謂之作

以此類也陸燦曰使舊史本無亦何從而筆之哉是也變周制之說最爲無禮

秋七月庚午宋公殤齊侯僖衛侯宣盟于瓦屋周地林云此參盟之始有參盟然後有王盟

傳曰齊侯卒平宋衛于鄭瓦屋之盟三國成也三國尋兵罪也釋而盟之有悔禍之心焉庶幾日天王可以赦而不討乎春秋之書凡以存王也王法不行而求助順于諸侯此伯之所以見取不得已而待衰世之意也穀梁胡傳皆重謹參盟乃經之

餘意

八月葬蔡宣公三月而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紀龜左傳成紀好也林云此好莒之始吾君特會外大夫始此

莒魯爲怨久矣而紀人盟于密以釋之浮來之盟魯以成紀之好也可謂能降心以相從矣而莒子不親行好安在也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寧可無成焉爾以此言之盟不本之於德禮不將之以肅其事雖善春秋不與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

正義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其姓也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大夫世祿不世官世祿所以優世臣不世官所以公天職

三家擅魯六卿分晉陳氏代齊則世官之流禍也張氏曰春秋無駭俠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之未賜族不爲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則生亂啓釁常必由之學者不可不考也

九年春天王桓使南季來聘杜云南季天子之大夫南氏季字

隱攝位於此九年矣以隱爲嗣也則當責朝聘之禮以隱爲攝也則臣無干君之義前此不問若曰猶有待焉乃七年有凡伯之聘此又有南季之聘

則下聘者再矣是會之事已終置不問諸侯聽其自立自攝天子無復是非刑賞又將何以制諸侯諸侯安得不目恣乎雖以天王之尊下聘不榮再聘不報甚至戎狄之人亦與王臣爭是非而執其命使如伐凡伯于楚邱者天下諸侯恬不為怪皆周自啟之也

王稱天南季稱字可以此聘為美乎春秋之書詞不廹切而意已獨至但如常禮書之而義未嘗不顯又何必着意於一字之間乎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之三月夏之寅月震電故爲異若夏之三月則何異之有其以元祀十有二月証周不改月者其非明矣胡傳亦曰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雷電之異與日食不同日食天下之所同也雷電則一方爾八日之內天變再作警戒莫嚴於斯求其端而譴之人君之所以承天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渝

挾卒公穀作俠胡從公穀

穀梁曰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非也隱征伐會盟無所不專何有於爵大夫且挾不貴何以卒挾不大夫何以貴胡傳以爲未賜族是也然而其禮畧矣

夏城郎（左傳書不時也）

與城中邱同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僖）于防（左傳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會于防謀伐宋也）

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僖）鄭伯（莊）于中邱（左傳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癸丑盟于鄧爲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左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則此齊人鄭人乃齊侯鄭伯也）

八年七月平宋衛於鄭者齊也九年而會防十年而會中邱以伐宋者亦齊也鄭人假王命敗好挾宋何以服宋人之心齊魯不能以不王之罪正宋以挾王之私正鄭苟爲黨援之師乃知前日瓦屋之會爲鄭非爲宋也魯既敗郲好以媚宋今又附

齊鄭以伐宋蔑王章若弁髦視盟誓若兒戲矯命尋師故翬削族而齊鄭之君稱人豈專爲翬之擅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宋地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宋人不王鄭伯以王命討焉春秋殊不取之何也葢不王之罪在宋爲可誅而隱非能誅宋之人也攝位無命再聘不報己之不王人於何有況取郜取防惟利是視諸侯鄙而不威王靈褻而不振罪

乃浮於宋矣或曰鄭雖矯王命然宋實不王乃經削而不書何也曰存王也鄭以私忿假王命討宋何能服宋之心討之而又不得其罪則耻在天子故不書以守天子之威也但書其戰伐之事則齊魯宋鄭蔡衛厥罪惟均矣故曰春秋夫子之刑書也鄭挾王命爲忿而隱因以披其邑隱挾伐宋爲利而翬因以肆其擅亂日相尋其何瘳之有胡傳謂取邑不隱於取之中猶有重焉公羊亦云非也春秋直書其事耳隱之事非春秋所得私也鄭莊

眞奸人也玩魯隱如嬰兒葢自以防郜歸魯魯貪其餌雖欲不與鄭同心合力得乎鄭非不愛土地宋之土地非鄭所能有也莊籌之審矣故捐以收魯於我無損而宋魯已結不可解之恨故鄭莊役魯者也厥後入許之役仍用此術齊旣不便於越國以鄙遠魯亦不復可再取許將焉往故使公孫獲割許之半而置許叔於東偏以塞人口讓國以爲名收地以爲實用齊魯之力齊魯皆甘心無詞而已乃陰以爲利向使鄭莊不死許叔不可得而

[illegible]也故曰鄭莊眞奸人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雖假名伐宋不出至公然宋實不王不謂無罪乃不能引咎悔過以求赦於天子衛人助之其惡愈肆隱桓之世諸侯抗王無復畏忌如此春秋所以思桓文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三國淫兵於戴而覆師於鄭所謂不戢自焚也鄭之伐取亦忿兵也然鄭伯書爵何也家氏曰目其

人也吾戰者服上刑奚爵之有哉此言是也若蔡從不義而喪其師徒冒同惡之罪何所取焉

鄭伯伐取之公穀皆以爲取戴譏鄭伯因人之力議論殊不可曉宋衛入鄭而蔡從之鄭人之怨在三國而不在戴故因其在戴而伐取之左傳曰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是也事理甚明若與三國共戴不但鄭不能釋怨而與三國同事即三國亦不肯與鄭同事胡傳謂鄭能用可兵於經義無涉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左傳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鄭黨逆父之子與宋殤爭國侵伐不已又借口於不王以爲兵端矯假王命亦已甚矣又因之以凌侮小國而入郕焉王師如此欲諸侯不衡命何可得也欲治不王之罪宜先自齊魯鄭始或曰鄭矯王命來告伐宋魯人會之則魯罪似可滅是不然齊桓本以蔡姬之怒侵蔡因而變名伐楚召陵之役遂爲天下烈魯隱能因鄭人來告之時倡義于諸侯修同享之職宋人嘗俛首執志執玉帛於天子之庭矣若怙惡不悛然後正名討之獻功於天

子而無所利焉雖有奸人何敢生心計不出此徒以黨結之私行據邑之實暴兵連年徒爲天子所厭苦鄰封所鄙薄國人所愁嘆鍾巫之及無一人憐之者故春秋於宋鄭齊魯蔡衛之戰無一善詞所以深著諸國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林云此諸侯朝魯之始

胡傳謂列國述職於天子闕如而自相朝可乎其說是也然諸侯自有朝禮責其不朝王可也因其不朝王而遂廢諸侯之朝禮不可也

夏公會鄭伯莊于時來 左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僖鄭伯莊入許

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然則入許亦鄭假王命爲詞也假王伐宋假王入郕入許王命無所不假亦無所不褻入許鄭志也而言及者不與其以魯爲鄭役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

攝位不即位又立桓而奉之既不可言如宋宣之

傳弟又不可言如周公之輔孤從來無此讓法也夫以周公之至德不能使管叔諒於三年之內以隱之專據乃欲使桓安於十一年之後乎微獨此也羽父明以殺桓爲請隱且從容與之言莵裘之事此何心也公薨不地則薨不以正可知矣臣子私論君父不忍斥言體宜爾也若董狐南史職在史官當以死守職故義無隱諱杜氏註疏乃謂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爲史必須直以邱明之體諱惡知爲史又當諱皆非也夫當官而行何强之有董

狐之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君大夫夫子之謂
也
隱不稱薨左傳曰不成喪也桓恨隱不能備禮左
氏之言必得其實但春秋不書則意不在此昭公
逐死於外喪歸一月而遂薨不成喪孰過于是然
春秋書之隱不成喪如昭公足矣然而不書者是
夫子削之也春秋葢不予假攝者也以其行國君
之事十有一年天子再聘諸侯盟會儼然君也吾
亦安得而不君之故稱公稱公者臣子辭也以其

假攝則實未成侯也故天子無錫命君氏不成喪吾亦安得而侯之故書薨以存體而削葬以懲僭所謂隱而顯也自公穀創爲不討賊不書葬之說胡傳祖之然是後人之例爾非春秋本意桓殺而書葬則又曰讎在外君子辭也無論與例相悖然則所謂寢苫枕干弗與共戴天者豈專爲力能報者設乎豫讓之報趙襄子未嘗以力弗及自解也

公穀皆言隱無正月一曰將讓桓故一曰隱不自正左氏未之言也經去正月有意無意不可知姑

以意論之公穀之言皆非也隱之世不書正月春秋蓋以是十一年之內魯無朝正之人也然則春秋削天子之正月以顯魯事乎又非也月有書有不書春秋之常也春秋修其常以寓魯事天子之月自在也詳見定公元年

隱之世周德雖衰體統猶在諸侯有能起而仗桓文之義者事易而功倍隱為周公之子孫不能光顯祖德以翼戴王室顧甘心與亂賊結黨連年暴兵十一年之內惟初獻六羽差為近禮而不能推

廣於先君之廟此外絕無一善可稱至於鄭開宋隙尋兵無已齊魯衛結黨作惡暴與國而蔑天子亂極矣無朝覲而有會盟會盟非不善但用之以濟其私則一會盟增一罪案以此言之謂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皆非也私盟即罪何待於參私命皆罪何取於胥天下豈有無王之人猶有善可言者乎惟厖屋之盟差爲彼善蓋庶幾其解忿息爭以歸命於天子如鄭伯以齊侯朝王而推及於諸國不亦可乎而無如非其質也隱之世以王法治之

皆有罪而魯隱鄭莊爲首